



陈吉蓉 著

饥饿荒原

荒原是苍凉的，荒原又是饥饿的。
这饥饿来自荒原的荒凉，更来自内心的苦
闷、心灵的空虚，和青春的渴望……



WUHAN UNIVERSITY PRESS

武汉大学出版社

陈吉蓉 著

饥饿荒原



WUHAN UNIVERSITY PRESS

武汉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饥饿荒原/陈吉蓉著. —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 2012. 6

黑土地之歌

ISBN 978-7-307-09684-4

I. 饥… II. 陈…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2)第 063358 号

责任编辑:聂勇军

责任校对:黄添生

版式设计:马 佳

出版发行:武汉大学出版社 (430072 武昌 珞珈山)

(电子邮件: cbs22@whu.edu.cn 网址: www.wdp.com.cn)

印刷:武汉中科兴业印务有限公司

开本: 880 × 1230 1/32 印张: 12.75 字数: 290 千字

版次: 2012 年 6 月第 1 版 2012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307-09684-4/I · 532 定价: 25.00 元

版权所有, 不得翻印; 凡购买我社的图书, 如有缺页、倒页、脱页等质量问题, 请与当地图书销售部门联系调换。

编 委 会

主 任 张福臣

编 委 （以姓氏笔画为序）

邓 贤 叶 辛 白 描 刘小萌

刘晓航 陆天明 张承志 张福臣

肖复兴 岳建一 胡发云 姜汉芸

晓 剑 郭小东 高红十 董宏猷

谢春池

总 序

叶 辛

40 多年前，中国的大地上发生了一场波澜壮阔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波澜壮阔”四个字，不是我特意选用的形容词，而是当年的习惯说法，广播里这么说，报纸的通栏大标题里这么写。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当年还是毛泽东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是培养和造就千百万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的百年大计，千年大计，万年大计。

这一说法，也不是我今天的特意强调，而是天天在我们耳边一再重复宣传的话，以至于老知青们今天聚在一起，讲起当年的话语，忆起当年的情形，唱起当年的歌，仍然会气氛热烈，情绪激烈，有说不完的话。

说“波澜壮阔”，还因为就是在“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的指示和召唤之下，1600 多万大中城市毕业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奔赴农村，奔赴边疆，奔赴草原、渔村、山乡、海岛，在大山深处，在戈壁荒原，在兵团、北大荒和西双版纳，开始了这一代人艰辛、平凡而又非凡的人生。

讲完这一段话，我还要作一番解释。首先，我们习惯上讲，中国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有 1700 万，我为什么用了 1600 万这个数字。其实，1700 万这个数字，是国务院知青办的权威统计，应该没有错。但是这个统计，是从 1955 年有知青下乡这件事开始算起的。研究中国知青史的中外专家都知道，从 1955 年到 1966 年“文革”初始，十

多年的时间里，全国有100多万知青下乡，全国人民所熟知的一些知青先行者，都在这个阶段涌现出来，宣传开去。而发展到“文革”期间，特别是1968年12月21日夜間，毛主席的最新最高指示发表，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掀起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高潮。那个年头，毛主席的话，一句顶一万句；毛主席的指示，理解的要执行，不理解的也要执行，且落实毛主席的最新指示，要“不过夜”。于是乎全国城乡迅疾地行动起来，在随后的10年时间里，有1600万知青上山下乡。而在此之前，知识青年下乡去，习惯的说法是下乡上山。我最初到贵州山乡插队落户时，发给我们每个知青点集体户的那本小小的刊物，刊名也是《下乡上山》。在大规模的知青下乡形成波澜壮阔之势时，才逐渐规范成“上山下乡”的统一说法。

我还要说明的是，1700万知青上山下乡的数字，是国务院知青办根据大中城市上山下乡的实际数字统计的，比较准确。但是这个数字仍然是有争议的。

为什么呢？

因为国务院知青办统计的是大中城市上山下乡知青的数字，没有统计千百万回乡知青的数字。回乡知青，也被叫作本乡本土的知青，他们在县城中学读书，或者在县城下面的区、城镇、公社的中学读书，如果没有文化大革命，他们读到初中毕业，照样可以考高中；他们读到高中毕业，照样可以报考全国各地所有的大学，就像今天的情形一样，不会因为他们毕业于区级中学、县级中学不允许他们报考北大、清华、复旦、交大、武大、南大。只要成绩好，名牌大学照样录取他们。但是在上山下乡“一片红”的大形势之下，大中城市的毕业生都要汇入上山下乡的洪流，本乡本土的毕业生理所当然地也要回到自己的乡村里去。他们的回归对政府和国家来说，比较简单，就是回到自己出生的村寨上去，回到父母身边去，那里本来就是他们的家。学校和政府不需要为他们支付安置费，也不需要为他们安排交

通，只要对他们说，大学停办了，你们毕业以后回到乡村，也像你们的父母一样参加农业劳动，自食其力。千千万万本乡本土的知青就这样回到了他们生于斯、长于斯的乡村里。他们的名字叫“回乡知青”，也是名副其实的知青。

而大中城市的上山下乡知青，和他们就不一样了。他们要离开从小生活的城市，迁出城市户口，注销粮油关系，而学校、政府、国家还要负责把他们送到农村这一“广阔天地”中去。离开城市去往乡村，要坐火车，要坐长途公共汽车，要坐轮船，像北京、上海、天津、广州、武汉、长沙的知青，有的往北去到“反修前哨”的黑龙江、内蒙古、新疆，有的往南到海南、西双版纳，路途相当遥远，所有知青的交通费用，都由国家和政府负担。而每一个插队到村庄、寨子里去的知青，还要为他们拨付安置费，下乡第一年的粮食和生活补贴。所有这一切必须要核对准确，做出计划和安排，国务院知青办统计离开大中城市上山下乡知青的人数，还是有其依据的。

其实我郑重其事写下的这一切，每一个回乡知青当年都是十分明白的。在我插队落户的公社里，我就经常遇到县中、区中毕业的回乡知青，他们和远方来的贵阳知青、上海知青的关系也都很好。

但是现在他们有想法了，他们说：我们也是知青呀！回乡知青怎么就不能算知青呢？不少人觉得他们的想法有道理。于是乎，关于中国知青总人数的说法，又有了新的版本，有的说是2000万，有的说是2400万，也有说3000万的。

看看，对于我们这些过来人来说，一个十分简单的统计数字，就要结合当年的时代背景、具体政策，费好多笔墨才能讲明白。而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中，还有多多少少类似的情形啊，诸如兵团知青、国营农场知青、插队知青、病退、顶替、老三届、工农兵大学生，等等等等，对于这些显而易见的字眼，今天的年轻一代，已经看不甚明白了。我就经常会碰到今天的中学生向我提出的种种问题：凭啥你们

上山下乡一代人要称“老三届”？比你们早读书的人还多着呢，他们不是比你们更老吗？噢，你们怎么那样笨，让你们下乡，你们完全可以不去啊，还非要争着去，那是你们活该……

有的问题我还能解答，有的问题我除了苦笑，一时间都无从答起。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武汉大学出版社推出反映知青生活的“黄土地之歌”、“红土地之歌”和“黑土地之歌”系列作品这一大型项目，实在是一件大好事。既利于经历过那一时代的知青们回顾以往，理清脉络；又利于今天的年轻一代，懂得和理解他们的上一代人经历了一段什么样的岁月；还给历史留下了一份真切的记忆。

对于知青来说，无论你当年下放在哪个地方，无论你在乡间待过多长时间，无论你如今是取得了很大业绩还是默默无闻，从那一时期起，我们就有了一个共同的称呼：知青。这是时代给我们留下的抹不去的印记。

历史的巨轮带着我们来到了2012年，转眼间，距离那段已逝的岁月已40多年了。40多年啊，遗憾也好，感慨也罢，青春无悔也好，不堪回首也罢，我们已经无能为力了。

我们所拥有的只是我们人生的过程，40多年里的某年、某月、某一天，或将永久地铭记在我们的心中。

风雨如磐见真情，
岁月蹉跎志犹存。

正如出版者所言：1700万知青平凡而又非凡的人生，虽谈不上“感天动地”，但也是共和国同时代人的成长史。事是史之体，人是史之魂。1700万知青的成长史也是新中国历史的一部分，不可遗忘，不可断裂，亟求正确定位，给生者或者死者以安慰，给昨天、今天和明天一个交待。

是为序。

1

就如同二十年后的今天在那片荒原上挖出了两具恐龙的骨架一样不可思议，二十多年以前，只距恐龙曾经出没过如今的佛山县城十几公里，发生了一桩怪异的事情。

本来，在挖出恐龙骨架之前，谁也没有留意与追究过那片荒原有多么古老。平静的江水日复一日汨汨地流着，几十年几百年几千年，沉积的养料滋润着两岸流经的土地，把它变成了一片辽阔无际的黑色的沃土。这荒原存在真的是几千年么？几千年多么久远，平时所说的“五千年的中国文明”便似乎已经囊括了人类从衍生成到发展的全部历史。可是，何止又是仅仅几个千年？恐龙出过的时期距今若按年代计算，明明又是几万几亿，那么，谁又知道这片土地的年龄呢？地球形成它就出现了么？它可是并不苍老。永不凋落的针叶松的郁绿，漫山遍野花儿的姹紫嫣红，以及冬雪覆盖的一片洁白轮番装点着荒原的一年四季，使它蕴藏下了青春才有的勃勃生机。说它古老，它曾与恐龙同在；说它年轻，许久许久

以来它就那么面朝蓝天仰躺着，一如一个从来没有被欺凌的纯洁的少女。

比二十年前发生的那桩怪异的事情更早一些，距今半个多世纪以前，一批山东的流民迁进了那片土地。他们聚集在江的西岸，想从那江中淘出黄金来。但他们失败了。江水清冽、澄净，除了鱼儿畅游，除了被江水汇融着的看不见滤不出的水族乳汁，他们只能淘出些江水从上游携下的沙的颗粒。于是，他们不再做黄金的梦，他们在江边驻扎下来，打鱼、狩猎，间歇着种点儿自食的粮食蔬菜，踏踏实实地生儿育女，成了这荒原上的第一代居民。居民们聚得多了，形成了一个自然村落，它就是佛山县城最早的雏形。

许多年过去了，佛山县城周遭百里，仍是渺无人烟。

直到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初叶，一队解放军转业官兵来到了这里，其中的一支，便驻扎在了距佛山县城十几公里的一个地方。这地方南面靠山，北面临江，西面坡下有一条从山涧流来的潺潺溪水，四周包围着这方宝地的，则是一马平川的小兴安岭山间平原。他们落下脚，便开始伐木搭屋，先是搭了几间披着乌拉草的拉合辮小泥房，转年又用木料扎出几座房架，四周编上荆条，把荆条摔上掺进麦草的泥巴垒成四面山墙，再铺上压着锯末的铁皮屋顶，造成了几座见棱见角像模像样的土房，依照后来所明确的生产建设兵团的军队式的建制，创建起了一个新的连队居地。于是，从佛山县城乘汽车转过紧贴黑龙江畔的一个平缓的山弯，驶过一段蜿蜒着穿行于一片白桦林之间的沙砾公路，再钻出白桦林枝叶交盖的阴暗，颠下一道低缓的山冈，便能够看到一座座漆成红绿黄蓝颜色的铁皮屋顶。它们犹如一盘棋子，撒落在绿草、野花中，用色彩驱逐着原野的荒凉。

那桩怪事就发生在其间的一座蓝色屋顶下面。蓝顶小屋坐落在彩色棋子方阵的一个边角，贴近从佛山县通抵汤旺河镇的公路。公路那边，越过一片平阔的大田，便是分隔开异国领土的界河黑龙江。

界河没有界限，江面宽阔，水平如镜，偶尔江心的主航道驶过一艘机船，才会漾起几簇浪花，几道波纹。待船一过，那浪花和波纹很快便又复入平静，温柔地陷进大江的怀抱，安详地随江水向下游流去。

那桩怪事发生的时候，荒原上的第二代居民，那批三四十岁的转业大兵早已经从他们的家乡接来了妻子儿女，荒原也又接纳了它的第三代居民。这批新的居民不过是些嫩芽儿般的孩子，十六七岁、二十来岁，他们被一场震撼世界的狂热的造神运动所卷裹，中断了中学学业，来到这个荒原上戍边拓荒。在当时以及后来写进历史时，这些年轻人便为中国古老的文化、源远流长的文化留下了一个特定的名词：知识青年。

一百多个知识青年两年里分三批进入这个连队。第一批到来时，老兵们转业到荒原才不过一年零几个月，荒地刚刚开垦了几小片。接来的老兵们的家属孩子还没有落稳，他们就赶上了那场关于一个叫珍宝岛的国际性争端。争端引起了军事对峙，炮火的硝烟弥漫在大江上，逶迤千里，连距珍宝岛千里之遥的这个连队，也闻到了火药味。江对岸的飞机不时地越过界河到连队上空盘旋，幽暗的夜空还不时飞起几颗意义不明的信号弹。于是在接到团部下达的一个紧急命令之后，连队的拖拉机、尤特车轰隆隆响了一夜，把拖老兵们后腿的老婆孩子统统撤离了沿江连队。或是到什么地方投亲靠友，或是送回老家，只留下老兵和新来的知识青年，等待着召唤，随时准备冲杀上可

能扩大的战场。

那场战役总算没有扩大，也没有拖得太久，到一个叫苏晚晴的姑娘随着第三批知识青年加入这个连队时，一切已经和大江一起恢复了宁静。连队里老兵们的家属孩子又被接了回来，拖拉机牵引着土铧犁从一块荒地转移到另一块荒地，把沉睡的荒草滩翻醒过来，拖出了一条条黑色的脊梁。

苏晚晴这个生长于大城市的姑娘，来到边疆以前自然不可能想到，在这个僻远的荒原上，竟然会亲眼看到那么一桩只有在聊斋和唐宋传奇中才描述过的怪事；其他任何人也就更不可能想到，由这桩事件牵连出的一系列情景，曾经那么强烈地震撼了这个姑娘的心灵，甚至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她以后的命运。

苏晚晴落身于距佛山县城最近的这个连队完全是一种偶然。她不是那种爱渲染爱张扬的女孩儿，人们对她的来历，也就从来没有通晓底细。最初由学校分配时，她被安排在了另外一个师。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以当地的老农场职工和转业的解放军官兵为基础组建，后来又加入了来自北京、上海、天津、哈尔滨、佳木斯、杭州、温州等南南北北的大城市里的知青，以两个独立营、三个独立团、六个师的庞大军队式建制，散布在了中国东北部的莽莽荒原之上。从地图上看，这个兵团仅仅占据了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土地的一个小小角落，然而它散落的面积，上至黑河下至密山，沿着与前苏联交界的黑龙江、乌苏里江朝内陆推进，南北纵贯三千多公里，兵团战士的足迹遍布之处，足足有二十多万平方公里以上。苏晚晴原先欲去的目的地距离号称“天鹅项下的珍珠”哈尔滨市很近，那里交通比较便利，距离家乡比

起佛山那地方来，也总算近了两千多公里。可是，当母亲把她送上了开往边疆的专列之后，火车没日没夜地狂奔了二十多个小时，眼看要到达哈尔滨时，一个中年军人忽然把她从她的伙伴们之中叫了出来，领她来到了空荡荡的餐车上。

“现在要跟你谈个事情。”那个军人看上去大约已五十岁，头发有些稀疏，黑亮的双眼却炯炯有神。他和悦地望着面前的这个刚刚走出中学校门的女学生说，“谈谈有关你的去向问题。”

“去向？”苏晚晴只在脑子里打了个问号。她静静地等着下文。她已经知道，建设兵团里一些主要干部都像面前这个军人一样，戴着红领章红帽徽，属于正规的现役军人。而他们这些知青，虽然也发了两套绿军装，却都是制作粗糙的冒牌货。

“到哈尔滨你不必跟着下车的那拨人再去转车了，”那个军人说，“你就跟着火车上留下的人一起去汤旺河。”

“汤旺河？”苏晚晴听了这话感到很是震惊。黑龙江的每一小片土地对于她都同样陌生同样遥远，可是她怎么也无法想出，自己将被火车带去的，却不是她的目的地。

“为什么呢？”她不安地问。

“这没什么奇怪。”那个军人笑了笑，“临时调拨嘛，军队里常常有这种情况，我们调拨了几个人过来，平衡一下人数，没有来得及提前通知。不过，兵团战士嘛，就是不穿军装的军人，就应该像军人一样，服从命令，听从指挥。你能做到么？”

苏晚晴死死地咬住了嘴唇。她不知道此时的自己说些什么才好。她只是想象着，以后家里收到一封不知地名的远方的来信时，父母脸上该是怎样一副吃惊的表情。“可是，我的行李是运往那边的……”

她找到了表露自己情绪的理由。

“噢，你的行李么，其实一开始就和这些人的放在一块儿了。”

苏晚晴看到那个军人一脸轻松地笑了笑，心里突然腾起一种受骗后的空落。事到如今，她知道说什么都已经无济于事。唉，既然都是上山下乡奔赴边疆，那就干脆跑得远远的，去见见世面吧！她倒是真想去看看边境地区是不是像电影里演的那样，两国之间隔一段距离就竖着一块界碑，还扯着一道带蒺藜刺的铁丝网。“好吧。”她无可奈何地叹了口气，不知怎么，反而有些愉快起来。

汤旺河是一条美丽的河流，这三个字也代表着它流经的一个边境小镇。小镇人烟稀少，汤旺河水从镇中穿行而过的那段河床，倒是有些宽阔。它从小兴安岭山地中发源出来，伴着火车的路轨绵延几千里，汇入松花江，再和松花江水一起奔向更大的江河，奔向大海。如果有人认真追溯一下，说不定可以发现，汤旺河的源头与恐龙出没过的地点相距很近很近，甚至说不定可以发现它就发源于苏晚晴后来落身的那个连队的南山上，就是潺潺地流过连队的那条清澈的溪水。苏晚晴一见到连队里那条溪水时就产生了这个念头，于是在落身到那个连队两年以后，当她又发现那条小溪原来逶迤地穿过许多山冈草甸，正是向汤旺河的方向流去时，她就溯源而上，独自去寻找那条小溪的源头。她自认为那小溪必定是汤旺河的源头。她当然没有找到。小溪隐进了山间的原始森林，那里有野狼出没。

如果说苏晚晴改变去向偶然到达汤旺河的话，那么又不知道是不是命运把她引向了距佛山县最近的这个连队。当时为了不离开她熟悉的几个一起来的同学，她没有上指定她该去的那辆接人的汽车。伙伴

们偷偷地帮她把行李从另一辆汽车上拽下来，和她们自己的一堆行李混在了一起。那个下午天正落着雨，苏晚晴在她的小伙伴的掩护下偷偷地爬上了开往佛山县附近的这个连队的汽车。她躲在苫盖着车厢的帆布底下，躲过了一次次的编队点名。她和她的伙伴们都看到了领队人对一个空缺名额的迷惑和焦虑。她们没去理睬。直到到达连队以后，苏晚晴和她的伙伴们才向指导员晋香说明情况，请求正式留在这个连队。

就在苏晚晴被命运送进了这个连队之后的第二年，也就是她独自寻找过汤旺河的源头的那一年的初冬，她经历了连队里发生的那一桩事情。

那桩怪事发生在老转业兵周怀庆的家里。那座蓝顶小屋，就是周怀庆的住房。

连队居住地从远处或是从半空看，是个棋盘似的方阵，进到内部才知道，住房实际上由一条通往南山的大土道分割成了两半。靠近土道的东一半是转业兵们的家属区，大食堂、井台、连部、巴掌大的小卖店都集中在这东半边。家属房建造成两家一幢，中间用厚厚的土墙隔开。大门各自东西，房门外是一个遮风的L形门斗。门斗则两两相对。从房门进去，先是一个灶间，再跨着一间寝室。房是一律的土房，炕是一律的石板炕，灶间与寝室之间又一律夹着一道砖垒的火墙。所有房屋的结构都一模一样，只是一幢房的这一个门与那一个门内的设施位置截然相反。这样从一家门出来再跨进另一家，就像是从一家房跨进了一面镜子里。

知青们居住的宿舍区在那条土道的西边，到苏晚晴去时，那西南部实际上只有两幢知青宿舍。宿舍以其建筑面积作为代号区分，早盖

的一幢只有两个房间，两房间之间是一条一米来宽的走道；两个房间里都有两铺面对面的大通炕。这幢房整个占地八十三平方米，就叫了“八三”宿舍。八三宿舍坐北朝南，它身后的另一幢房占地一百一十四平方米，代号就叫了“一一四”。在苏晚晴这第三批知青来后的第二年，连队在一一四宿舍的西侧又盖了一幢宿舍房，这房子占地面积又稍大些，一百五十二平方米，于是就叫了“一五二”。一五二宿舍再往西下一个坡，便是那条从南山流来的小溪。

知青们的宿舍简陋得很，除了石板炕上铺着一些从内地运来的苇席，再也没有其他东西。知青们住进以后，用木板搭起脸盆架，又在走道里架上几块木板摆起各自从家乡带来的木箱、帆布箱、柳条箱，女生们还撕开几件花布小衫给窗子挂上半截窗帘，倒也挺有点儿过集体生活的气氛。相比之下，老兵们的家经过他们自己的修整，比知青们的大宿舍可是强了许多。他们在石板炕上铺上一层毡板，漆成和房顶一样或黄或蓝的颜色；房外用冬天烧火的木板子垒起半截院墙，隔出一家一方独立的小院；小院里搭起猪圈鸡窝，勤快些的，再种些吊瓜、豆角、向日葵，一派北方村舍的景象也就形成了。

在转业兵之中，周怀庆的脑瓜数得上灵活，他不但多挤占了一些地方盘了个大大的院子，还在佛山县城里认了一门不知几房之外的亲戚。他又放弃了老坦克车手的本行，没去开拖拉机，而是自愿当了个大车老板。这一来，时不时借给连队出车的机会带上老婆孩子逛逛县城，捎回点县城商店里卖的新鲜东西，再和县城里的亲戚来来往往地串用点粮食柴草，小日子过得似乎就比别家火爆些。更加上他的妻子翠珠比他年轻许多，模样长得也俊秀，格外受着丈夫的宠爱，日子就

不但火爆，而且甜美。翠珠不必干家里家外粗重的活儿，只一心一意喂养刚刚绕膝的女儿，天长日久，在家里悠闲得越发娇嫩，老兵家属们凑在一块儿，唯她显得柔顺可爱。

这一天，周怀庆县城里的亲戚向他求援一些烧火的木片子。佛山县城离山比较远，又过起了半城镇式的商品粮生活，要烧柴，都是从附近的乡村里买。自从周怀庆挂起亲戚以后，这亲戚家冬天烧火的样子，大都便是由周怀庆供给了。连队里有机车有马拉爬犁，找个老兵搭伴进山放倒几棵树再让连里派个车拉回来，一冬烧火就有了着落。既然自家片子不发愁，再多捎上亲戚这一户，大不了再多伐两棵树。而说是支援那亲戚其实还人情还回来的钱财物品，又总会让周怀庆欠不了亏还稍有赚头。

周怀庆帮着亲戚拆了自家半院墙片子，平平整整地码在亲戚赶来的马车上。这样子打下已经有两年，让太阳晒得块块都裂了缝。临走时，翠珠拽着女儿小莲英又爬上了这驾马车。翠珠要去县城买块布料，顺便还要在亲戚家住上几天，到县医院看看她坐月子时落下的腰疼病。

周怀庆送走马车回到屋里，妻子女儿一走，房间立刻显得空荡荡的。他无法忍受这空荡，转身出来，又朝连部走去。

连部混在家属房之间，只不过占用着一套家属房。这套家属房做了一点儿改造：把外灶间又切割成一大一小两块，里边大些的做灶间，外边小些的只能站得下两个人，寝室、灶间和大门三方的门都朝这里开着，算是个小小的门厅。寝室的那一间做了连部，灶间便做了小卖店。连部小得可怜，只摆得下会计、出纳的两张办公桌和一个报架。邮递员一个星期才由县城里来往一趟，报纸运到县城就已经迟了